

《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中的荒诞与诉求分析^①

陈艳龙, 董小燕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通过对肯·凯西(Ken Kesey)的作品《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分析,可以发现作者试图借助离奇图像的刻画、无常轮回时空的设置、弄巧成拙人物的塑造和荒诞悖理行为的描写,来揭示人类存在的荒诞性,同时也表明了在一个失去理性的异化的世界中,任何的诉求都是可笑和徒劳的。

关键词:《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荒诞;诉求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2-0082-03

Absurdity and Quest in Ken Kesey's *Sometimes a Great Notion*

CHEN Yanlong, DONG Xiao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Sometimes a Great Notion* by Ken Kesey, the author is found to have tried to reveal the absurd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by descriptions of uncanny images, well-woven time and space, overreaching characters and unreasonable activ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ndicated that any quest would inevitably be absurd and futile in such an irrational and alienated world.

Key words: *Sometimes a Great Notion*; absurdity; quest; alienate

西方现代派文学可以称为广义的荒诞派文学,肯·凯西的《飞越疯人院》(1962)被誉为荒诞派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然而同为其作品的《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1963)却并不怎么为评论界所关注,且为数不多的评论大部分也是负面的。有评论者认为肯·凯西的第二部作品的弊病在于离奇虚幻的图像、弄巧成拙的抗争人物、缺乏中心和分散的整体。然而正是这种迥异于传统荒诞文学的特征以及与《飞越疯人院》相似的荒诞讽刺和黑色幽默的风格赋予了肯·凯西这部长篇小说以内在的连贯性和引人入胜的张力,使其跻身美国当代文学的鸿篇巨制之列。

一、荒诞的世界,迷茫的尘世

《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展示了一幅幅从希望和幻想走向失望与绝望的全景图:从印第安人詹妮

对巫术的依赖到乔那斯·斯坦普寻求《旧约》的肯定,再到乔·本对新约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以及联合会对于相互依赖的兄弟关系的启示。凯西让读者看到了亨利和汉克·斯坦普的勇气、精神和理想,然后在一连串不为人所左右,甚至不为人所理解的事件中让读者意识到这一切在异化的世界中是那么的脆弱和虚幻。故事中人物逐一落空的希望不断地提醒世人所处世界荒诞的本质,以及人们对于人类处境的无知和理性方法的缺失。

尤金·尤涅斯库(Eugene Ionesco)把“荒诞”定义为“失去目的……人类割断了他们所依赖的宗教的、形而上的和理性的根基,彻底迷失了,人的一切行动变得没有意义,悖理,无益”。^[1]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恶心》(La Nausée)中通过文中人物罗康丹(Roquentin)对“解释和理性的世界不是存在的世界”和“活着本身并不一定能够解释

① 收稿日期:2009-08-29

作者简介:陈艳龙(1976-),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阅读和写作研究。

存在”的荒诞性的体验,生动地揭示了被‘抛入’世界而存在的人的‘荒谬性’。^[2] 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在《西西弗斯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中解释道,这种“恶心”或“荒诞”源自人类追求自身生存意义的本能欲望,在一个突然被剥夺掉幻象与光亮的宇宙里,人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异乡客,既然他被剥夺了对失去家园的记忆或对许诺乐土的希望,他的放逐也将是不可挽回了。^{[3]5} 这种人与生命以及演员与场景的分离就是荒谬的情感。荒诞是人类用理性去理解没有理性的世界的企图和从疯狂的世界寻求意义的努力。

二、怪异的图像,虚幻的世界

在《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中,作者通过扭曲、幻化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位置,通过意识、潜意识及无意识的对错向读者呈现了诸多相互矛盾的场景,而这些场景又表现出超现实主义的特点。如:在文章中汉克偷看李的墙洞正是李曾经窥视母亲和汉克的地方。内心的强迫使人回到相同的情境。为了描绘十二岁的李和母亲麦拉穿越瓦孔达河时的退却,凯西在太空中来回穿梭,创造了“时间同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件交汇在一处。

荒诞主义的描述在《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的开篇也显得十分清楚。一开始叙述者就将读者的目光引向瓦孔达·奥噶河的支流,“一条和缓的、貌似平静的河,隐藏着犬牙交错的凶险的急流险滩。”^{[4]1} 由此开始,读者慢慢地注意到一个摇摆的手臂。除中间手指外,其余手指都系在木杆上,做出“一种蔑视手势,冷酷而幽默”。^{[4]9} 这根手指藐视的不只是荒诞、缺乏理性的世界而且包括瓦孔达镇支持木材联盟的居民。

与美国其他的荒诞作家和黑色幽默作家一样,凯西在作品中也暗示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给二战后的社会所留下的永久的痛苦记忆,“那威力巨大的轰鸣声只是首次爆炸发出的最模糊的呓语,它还在并将永久地在我们的头顶咆哮。”^{[4]505} 这些记忆消解了英雄的开拓者的精神,强调了事物短暂易逝的本质。

《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中有两个场景展现了人在面对失去意义的世界时徒劳的努力。一个来自汉克的青年时代;另一个来自其成年时期。先是汉克通过凿穿黑莓藤得到了宠物山猫,接着汉克给它们建造了一个笼子,它们威风凛凛地端坐在河边。汉克担心河水会冲走猫仔,然而他这样安慰自

己道,“河水或许会涨到十五英尺,到那时房子,谷仓,也许整个瓦孔达镇都会被冲走。”然而,次日,猫仔淹死了。第二个场景——伐木事件。汉克,年迈的父亲亨利,以及堂兄乔·本去完成他们和瓦孔达太平洋公司的伐木合同。在森林中共同劳作的经历使得三个斯坦普感到他们和自然完全融于一体。突然从倒下的树上撕裂的树皮使得嗡嗡作响的锯子挣脱了汉克的手,弹起并滑向亨利,最终锯下了他的手臂。这个情景被进行了超现实的描写:一排黄白相间的牙齿闪着光,在苔藓色的嘴唇上好像裂开一般撕咬住他手中的锯条,把它猛烈地掷在地上,机器扑向地面发出狂热的、恐怖的尖叫,似乎要从这个复仇的树林中挖出一个逃跑的通道。^{[4]476-478} 那根“逃跑”的木头撞向乔·本,把他压倒在水下,动弹不得。就在汉克蹲下去给乔(他的嘴圆张着大笑)再递一口气时,汉克突然兴奋地发出歇斯底里的怪笑……^{[4]488} 乔的笑,在凯西看来,是乔对于荒诞的理解以及他面对荒诞的努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开口大笑却断送了他的性命。

三、无常的时空,荒诞的诉求

《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展示了多层次的荒诞:超自然的现象表明自然是“险恶而无常的”——河水漫过被浸泡的俄勒冈的所有堤岸;历史则已揭示,广岛的记忆已经摧毁了二战后社会中的一切英雄行为的可能;心理学则表明俄狄浦斯情结怪异的衍生物:汉克和同父异母的弟弟的母亲麦拉关系暧昧;社会学则证明了荒诞的人本身“隐含着非人”。^{[3]10} 永恒不变的是——孕育这一切荒诞现实的正是人死亡时痛苦的意识,也即对明天只不过是死亡的接近的认识。

对于人类荒诞死亡而产生痛苦意识的生动表达方式之一就是“诉求的主题”。“当前,我们的作家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巨大的实在的玩笑’——是和每个人开的玩笑:小说家,人物,包括读者”。^{[5]26} 在《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中,这种诉求的荒谬性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在三个场景中表现尤其突出:汉克在乔·本被淹后奋力的抗争;汉克与弟弟李到斯坦普祖屋最后一次朝圣的经历;麦拉和李西游之前全家历经波折的水上旅程。

在传统的诉求文学作品中,英雄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历经一系列的险遇,最终返回他的族群中去,这样英雄的行为得到实现、承认和普遍的赞许。在《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中,凯西利用瓦孔达,一个

太平洋西北岸的伐木小镇为“英雄的诉求”提供了场景。然而,当代版本的“诉求”没有酬报。主人公与异化的世界的对抗使得一切英雄的志向变得荒诞不经。汉克解救乔·本的英雄行为失败了。文章围绕汉克在第十章的沉思展开叙述评论,聚焦于人在一个英雄行为不断被死亡击碎的世界中的异化。凯西向我们显示了汉克的异化并反映了当代人的孤独。汉克不但感觉到与生活世界的疏远隔离,而且感觉到与人类世界的隔膜。人的孤独通过汉克的绝望与小镇人的乐观的强烈对比得以放大,而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和谐也进一步揭示并深化了这种荒诞性。

在乔·本的葬礼上太阳异乎寻常的明亮。小镇人又可以看着十一月的太阳,幻想着早春的到来。他们那种乏味的程式化的评论造成了令人发笑的喜剧效果。“快乐和轻松的叮当声,”房地产的人说,“我们出了树林,在原来的拐角附近。”沃克大哥开心地说,“上帝是仁慈的……也永远是公正的。”他们两人都像漫画中的人物一样“眉开眼笑,梦想着土地和空气的大交易……把握光明的将来”。^{[4]507-508}沃克大哥感到,“上帝需要乔让汉克看见圣光。”^{[4]515}这些老生常谈的乐观的庸俗与汉克的内心独白形成对比,他们看到的太阳光照对于汉克来讲却是原子弹在一个剥夺了生命和意义的世界上的闪光。汉克的世界是一个丧失了意义,剥夺了欢愉的世界——太阳温暖不了。对于汉克,没有上帝的爱,也没有上帝允诺之地,只有黑暗的不可逃避的人间地狱。对我们传统的对于英雄行为终将得到回报的渴望,凯西则用讽刺、绝望和偶发的世界取而代之。

四、矛盾的人物,荒谬的人生

凯西通过船行之旅的场景揭示人物的矛盾,表明斯坦普家的每个成员都在进行着徒劳而无助的诉求。同时,彼此之间及与外在世界的疏离感又使得他们每个人都与荒诞不断进行着无法沟通的对话。妻与子的离开使得老亨利开始了向东寻妻并照看十岁汉克的旅程。作者用幽默而又颇具讽刺的笔触解释了亨利如何说服麦拉,使她离开她的三匹马、两个情人、一只鸚鵡,开始他们激动而兴奋的瓦孔达之旅,而恰恰就是这个地方十四年后却又成了她梦魇所在。

六十五岁的亨利(自认为是个精力过人的英雄)从没怀疑过妻子离开的理由,也从没动摇过对

于年轻妻子忠贞的信念。作者以犀利的幽默解释道,整整十四年她都生活在他的树林里。汉克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他的弟弟李会知晓自己和继母麦拉的暧昧关系,一直认为自己是李的哥哥,是李的守护神。每个斯塔普家族的人都任由自己的幻像或者意念激励着,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无法沟通。麦拉向亨利道歉犹如梦呓的语言含混不清、前后相左,正好和斯坦普家族成员并不清晰的追求相匹配。在老亨利说话的间隙,凯西插入了李和汉克的内心活动。这对兄弟相反的幻觉和想法使得他们形同陌路,相互疏离,彼此的对话变得荒诞、直至成为不可能。

加缪强调征服荒诞的不可能性。他坚称,“重要的是知道我们能否忍受这一切,或逻辑要求我们为之而亡”,“荒诞之感和死亡的渴望有直接的联系”。^{[3]37}生存的愿望通过藐视而实现,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人的孤独与死亡之感。人在死亡面前束手无策,人生荒诞绝望,只能无可奈何地走向死亡。这种弥漫的悲观在美国民谣的传奇人物里德比利(Leadbelly)的歌词中尽显:“有时我生活在乡下,有时我生活在城里;有时我有个奇怪的想法,跳进河里……淹死。”

另一个荒诞的场景是汉克和李一起去斯坦普家的路上,这是他们诉求的最后一站。汉克的愿望是把木材运到瓦孔达太平洋公司,在此过程中竭力挽救受淹的堂兄乔·本的生命。李的愿望是离开东方的学究的隐居生活,返回斯坦普大厅,确立自己作为男子汉的资本。

在经典的心理分析理论中,男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促使他倾慕母亲、惧怕父亲。凯西却反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让李在返乡的旅途中幻想替代兄长汉克成为汉克妻子薇芙的性伴侣。李说,“我正在向子宫冲刺”。^{[4]293}分析自己奇怪的处境,李叫喊道,“所有的模糊的俄狄浦斯……可能都接近真相”。^{[4]69}将自己置于替代汉克与薇芙在一起的位置给李提供了俄狄浦斯情结常常允诺的:母亲的爱和父亲的权力。

老亨利的手臂离奇被切、妻与子的分离,李的祖父乔纳斯百般逃离却最终也没有离开宿命的瓦孔达河,被河水冲走的山猫,被淹死的乔,汉克和麦拉的乱伦,李对薇芙的诱奸,汉克的失败和绝望,麦拉的坠楼……让《有时有个奇怪的想法》中的各个人物——走向了他们的终点。他们曾经的欲望、愿望、梦想、幻想、希望、努力和抗争(下转第100页)